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八十五至八十六

計七十五頁　內畫一頁

六函六本

沈畹亭抄

朱訥齋校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五　紹興府軍制

前明紹興府設三衛伍所隸浙江都指揮使司仍仍總轄於左軍都督府此宋禁例軍也而各衛所復有帶管及名募名也宋廂軍例也弓手領於廵檢司堰營土寨鮮爲規模與宋不相遠其軍始調自南北從征者繼乃抽台温等處民四丁之一以充伍爲指揮郡將也千戶則營將百戶鎮撫隊將大務取海防居常則用以弭寇盜民既出食食軍則守本業率妻孥戮力他無預矣承平久無所事軍江南諸省率用以轉漕捨及持櫓浙雖有海備亦半漕爲憂國者或謂東南士卒罷于轉漕殆非

也余曩為職方主事嘗揖入衛班軍班軍數萬人自正德來俱作役司空度匠作日金白五分歲可省冬官六七十萬金若以還營則為隊而已矣入衛者亦為工或不具兵器聞輸作則便聞營操乃頗不甚稱便也晉人有言曰巧于用短兵亦宜然故九邊軍亦大率用輸作而揣其鋒于家丁築城垣治器械功灼灼矣廩粮月給不虛耳司空城旦猶司農篙師也何為罷乎衛軍既驕陣沒者又以死事錄功有司憚用之正德中王晉溪本兵乃起民兵之議今民壯手捕盜等名色是也是亦亦廂軍類也而沿海則多用義烏兵先是嘉靖中金衢北郡有礦賊踰山抵義烏義烏鄉兵擊勝之斬數魁其技以長槍鄉人私相傳稍得兵法自茲遠近競募南至閩廣北至薊城義烏兵故惡少子弟不習為耕則習為兵美食好衣以待募義烏人大患之而往昔之兵法或乃廢不徒目皮于婺州也衛家說曰故者不挑補逃者不清勾軍政何賴然額粮固省矣然俗呼衛者曰軍而募者曰兵兵禦敵而軍坐守兵重軍輕軍借衛于兵壯軍乃復充兵其變勢也不以漕將何之乎石曼卿以建鄉兵顯名至或用之捍敵則咲曰此得吾麾也不若募散行者餘姚江南兵自具食無敵帥却賊于後清橋謝生

軍勇敢五百人毅赫赫四馳竟敗死衛人與自衛異雖精猶麄矣況驅市人而戰者乎故曰麄也兵日增軍日損兵日驕軍日懦此無足患者患異日之兵復如軍耳義烏之待募者可觀矣邇稍餉裁遂有壬午二月之變而汎時恐缺需則每以海艘傳羽書令人耳目驚也兵不戰不利戰又下策不忘戰之術蓋難言哉

嘉靖中廵視海道副使駐省城廵歷全浙海上二十三年移駐台州二十七年改駐寧波三十年後地方多事分守叅議駐紹興尋改副使整飭兵備稱兵廵道隆慶二年以海道兼理寧紹兵備紹興仍以叅議分守

先年浙江沿海原設總督備倭都司一員考選把總指揮四員統轄衛所而分定臨觀為一總嘉靖三十八年分守定海總臨觀總全浙共六總三十六年添設叅將一員駐定海分守寧總等處三十四年賊破臨山衛則添設總兵官一員駐臨山三十五年移總駐定海而叅將駐臨山專統陸兵三十六年六把總俱授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隆慶二年叅將改駐舟山專統水兵以定海遊兵把總調臨山領陸兵萬曆十二年裁草陸兵把總俱屬臨觀把總統轄駐臨山

兵部尚書譚公綸昔為海道副使嘗建議云衛所官軍

既不能殺賊又不足自守往往歸罪于伍伍空虛徒存
尺籍似矣然浙中如寧紹台温諸沿海衛所環城之內
並無一民相雜廬舍鱗集豈非衛所之人乎顧家道殷
寔者往往納充吏承其次賂官出外為商其次業藝其
次投兵其次役占其次撥演雜劇其次識字通同談伍
放回附近原籍歲收常例其次舍人皆不操守即此八
項居十之半且皆精銳至于補伍食粮則又為疲癃殘
疾老弱不堪之輩軍伍不振戰守無資弊皆生此至于
逃亡故絕此特其一節耳今可委賢能有司同談把總
官往各衛所督同掌印等官不必論其伍分先挾城中
街巷計有若干每街每巷共有門面若干戶分格眼紙
一張諭令自開房屋幾間男婦幾口某係精壯某係老
弱至于釜灶床鋪若干亦俱寔開貼于大門上乃各委
官持籍領各伍官旗所沿街履戶逐一面詰談嘗官旗有
無隱漏并執結明白然後比對戶口文冊庶幾可得十
之七八于是取其見在人數通行挑選精壯者存留食
粮老弱不堪者通行革退即以戶丁精壯餘丁選補如
果在營故絕無丁者將本省地方照舊行勾外其他省
人民屢勾無解者不必駕言單勾即查照近例嚴選別
戶精壯餘丁補伍至于充納吏承違例沒占者通行禁

止其賣放逋逃出外行商業藝投兵搬戲及各隱容在籍收取常例等項俱責令該管官旗及家屬人等免其前罪通行勒限招回一體選補務使食粮者皆精銳之士無復以老弱充數不食粮者照依保甲之法編定守城如百姓守城守之例不得以無粮藉口該管守旗招徠補充至五分以上即量行奬賞其有仍前縱容賣放者掌印及諸伍旗官聽各巡道從寔查叅輕則問罪降級重則解綁軍門治以軍法如此庶軍政可肅戰守有人不至臨時紛紛請兵矣　自嘉靖三十一年以来两浙召募陸兵不下十萬近年漸次汰減選取民壯弓兵正軍抵用在紹興募兵民壯軍兵各一總臨觀總留用民捕著舵兵五百二十四名今添軍兵一百二十九名并原用軍兵一百二十一名萬曆二年加復臨觀總民兵一百四十三名今查總數不甚合倭亂之後民財竭矣減兵而選軍蓋取足于正例原在食粮之額雖加至一石比之全給兵餉者已省矣乃日久弊生正途逃亡餘兵夤緣補役月給之徒備與民兵無異且強悍難制是以有復民之議云

訓練之法臨觀一總水兵每春防汛畢六月中兵船收港七八两月留舵稍守船俱聽把總督同哨官在定海

衛教場在九月初上船防遇小汛十一月中起至来年正月止俱在定海関水寨同定海捻三日一次訓練臨山營陸兵每年汛期調發沿海防守聽把捻督同衛所官與寧波兵合營訓練汛畢回營遇三六九日臨山把総自行訓練水兵長技軍火互用如賊船離遠則以鳥銃百子銃發首為先賊船逼近則以長鎗鏢箭籐牌為便各派器械治守本境遇掣與陸兵齊操陸兵長技長短相濟中哨三隊俱習鳥銃每什以二人習刀牌二人習狼筅四人習長鎗二人習鈎鐮短鎗暇時俱習弓弩如鳥銃衝陣則刀牌手護之刀牌手衝陣則長鎗手護之弓弩鎗鐮手衝陣則狼筅手護之兵制之長經也

哨探之規各區官兵分撥小哨叭喇唬網船輪流遠出外洋往来哨邏仍與鄰近兵船交相會哨鋒堠撥軍瞭望遇有警息急通急行飛報其出哨者撫臺有単汛兵皆會哨取軍憲司仍刊刷哨符發各捻照依派定處所給符往来會哨交符俱填發到日日時刻汛畢簡核不許近洋交単其沿海烽堆臺寨置兵循環哨籌每日南北各遞發一籌彼此循環無分雨夜逐墩遞送傳報有無報息責令陸路官置簿登記遞到籌號姓名日時每五日類驛飛報各將領皆親督軍船出洋哨探遇賊船經由

信地即從寔飛報某處賊船幾隻大約賊有幾何傳報鄰境分防頭防守禦應援即急督官兵相機夾勦其遠哨兵船見賊即報不拘定汛地其虛張聲勢及望風輕報者覆寔治罪若賊在洋搶擄而隱匿不報者處以軍法

沿海漁稅永樂間以漁人引倭為患禁片帆寸板不許下海後以小民衣食所賴遂稍寬禁嘉靖三十年後倭患起復禁草三十五年總督胡宗憲以海禁太嚴生理日促轉而從盜奏令漁船自備器械排甲互保無事為漁有警則調取同兵船兼布防守先是巡鹽御史董威題令漁船各立一甲頭管束仍量船大小納稅給與由帖方許買鹽于海捕魚所得鹽稅以十分為率五分起解運司五分存留該府聽候支用每年三月裏以黃魚生發之時各給稅銀計其結綜出洋捕漁至五月各令回港萬曆三年巡撫都御史方弘靜復題令編立綜綱紀甲并立哨長管束不許擾前落後仍撥兵船數隻選慣海官員統領于漁船下網後巡邏遇賊即勦說者曰海民生理半年生計在田半年生計在海故稻不收者謂之田荒魚不收者謂之海荒其淡水門海洋乃產黃魚之淵藪也每年小滿前後正風汛之時兩浙漁船出海捕魚者動以千計其於風勢則便捷也器械則鋒

利也格鬬則敢勇也驅而用之亦足以捍敵緝而稅之尤足以餽軍餉乃疑其勾引而厲禁之遂使民不聊生潛逸而從盜矣故緝名以稽其出入領旂以辨其真偽納稅以徵其課程結艅以聯其犄角而又抽取官兵以為之叢援不惟聽其自便為生且資其捍敵矣豈其取給于區區之稅以助軍興之萬一耶

說者曰勦倭之策海防陸難然水戰又以犁沉賊船為上計縛賊次之陸戰以摧鋒陷陷陣為上計斬獲次之惟重水戰之賞則賊不得登岸邊民不知有兵四境晏然矣此海防要策也

山陰　柯橋西去府城三十里水汙漫多支流陂深堰曲難以屯兵利主不利客　三江閘北去府三十八里山會蕭頼此蓄水宜防守　古博嶺西南去府城四十五里與諸暨楓橋接壤　國初胡將軍大海克諸暨自茲路來戡越郡嘉靖三十三年倭夷擾山陰亦由楓橋進山間冦盜俱由此入境舊有楓橋廵檢司今基址尚存似宜復設　抱姑堰西去府城五十一里上連鏡湖下接小江

會稽　曹娥埭東去府城九十二里江水湍急隔斷兩岸過江而營利守不利戰　石堰東去府城二里諸水

之會可駐兵衛城　駐日嶺西南去府城八十里諸暨
界元末裘廷舉聚鄉兵處
蕭山　西興鎮西去縣城十里逼錢塘江險宋時有寨
新林鋪東去縣二十里宋時有寨　黃嶺岩下貞女
三鎮西南去縣一百里唐劉漢宏常分兵戍守錢鏐擊
破之
諸暨　長清西南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關　陽塘西
去縣城五十里元時有關　湖頭鋪南去縣城五十里
元時有巡檢司　管界東去縣城八十里唐宋有寨
五指岩西南去縣城六十五里　國初李將軍文忠築
新城拒謝再興
餘姚　李家閘東南去縣城三十里是四明東門元時
有巡檢司　梁弄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人烟湊集亦一
巨鎮是四明西口　笙竹嶺西稍南去縣城三十里與
上虞接境
上虞　梁湖西去縣城三十里是曹娥江東岸　百官
渡西南去縣城四十里亦鄰于江唐時舊縣址　麋家
山東南去縣城四十五里元時有巡檢司當三縣界地
甚僻　佛踪山西北去縣城四十里宋元有寨　智果
店東北去縣城十五里

峅　清風嶺北去縣城四十里　白峰嶺西南去縣城八十里唐宋有長樂寨元有廵檢司　三界北去縣城六十里

新昌　黄罕嶺北去縣城五十里其地形可入而難出唐王式敗裘甫于此　三溪渡西去縣城十二里唐裘甫敗三將處　関嶺東去縣城七十里接天台界以上皆内地宜設備者也

三江所不濵于海地勢稍緩然去省城八十里海上有警烽火于此通爲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突犯攻城我兵敵退

臨山衛坐當海衛東接三山西抵瀝海嘉靖三十二年倭賊攻陷

瀝海所東衛臨山西捍黄家堰

三山所界于臨觀之間東西策應

觀海衛三山為右翼龍山為左翼居中節制應援地屬慈谿而轄于紹興犬牙勢也不欲以全險與寧波也

龍山所北對金山蕪州大洋東對烈港

伏龍山獨臨海際去所僅十里乃賊船往来必由之路

臨觀一捻之咽喉也封守慎固省城安枕而卧矣地屬定海嘉靖三十四五年間倭賊屢登犯

金家嶴丘家洋連界東對烈港海洋北望洋山三姑大
洋嘉靖三十六年倭舶盤擾月餘為我兵所兵捷若突腹
裏由雁門嶺鳳浦湖一帶至慈谿縣直抵寧波府極為
險要今汛期撥標兵分哨若漁船下海捕魚則輪撥臨
覘兵船一枝繫泊澥渤海洋盤詰奸細
關四三江所一曰大閘關　覘海衛三曰丈亭曰長溪
曰柱湖
臨六臨山衛三曰泗門曰烏盆曰化龍　三山所一曰
眉山　澥海所二曰施湖曰四滙舊以二處海水衝激
夷船易泊時立寨委官一員所軍五十名守之今廢

敵臺四所江山三一曰蒙池山　臨山衛一曰羅家山
澥海所一曰西海塘　龍山所一曰龍山
烽堠二十七三江所六曰航烏山曰馬鞍山曰烏烽山
曰宋家溇曰周家墩曰桑盆　臨山衛九曰趙嶴曰烏
盆曰廟前曰荷花池曰方家路曰道塘曰周家路曰四
門曰夏蓋山　澥海所三曰搓浦曰胡家池曰楗樹
三山所八曰歷山曰眉山曰徐家路曰撮明山曰勝山
曰蔡山曰吳山曰滸山　覘海衛六曰向頭曰瓜誓曰
四龐山曰新浦曰古窑曰西龐尾　龍山所五曰龍頭
曰龍尾曰石塘曰青溪曰施公山

寨一蕭山縣曰龕山扼錢塘江下流寔郡西臂嘉靖寨三十六年賊登犯三十四年復殲賊於此彼時嘗置寨烏有委官一員軍一百名守之今裁革

廠一曰礦山廠以上皆海岸宜設備者也

港七曰三江港　臨山港　泗門港　勝山港　古窰港　烈港並見武備志　清溪港由此可入金家嶴

浦四曰金墊浦為定海慈溪相界之地北連大海西連伏龍山賊船由東北來必于此繫泊嘉靖三十八年賊登犯　蟹浦見武備志　松浦在古窰東　堰浦在古窰西

門二曰蛟門直觀海衛　鱉子門直蕭山縣

口一曰獅子口直龕山寨

嘴一曰西滙嘴在黃家墟嘉靖三十二年賊登犯

漊一曰家家漊在三港東嘉靖三十五年賊登犯

海中山六曰西霍山　黃山　勝山　長橫山　扁擔山　毬山

礁山　曰茭材礁　柴排礁

石一曰平石以上皆海港及海洋宜設備者也

浙江沿海先年原有戰船五百四十八隻內有四百料用軍一百名　二百料用軍七十五名　八櫓風快銅斗高把稍十槳用軍五十名　風快用軍二十名等項名色俱于衛所食粮旂軍內選

駕復因駕哨不便損缺不修補嘉靖三十一年來臨觀改募蒼山平底船一百二隻嘉靖三十五年又調廣東烏尾橫江大船一百八十隻分撥浙直海洋哨禦後臨觀揔又議定福蒼沙漁叭喇唬船二十八隻內細數見前俱係私造給稅福船以鈔尺自面梁為界每尺稅銀一分蒼船二十四兩沙船并鐵頭船十九兩小漁船十六兩小哨船梁頭一丈以上者十二兩八九尺者九兩五錢叭喇唬船四兩每年共該給銀六百五十五兩四錢又閏月銀三十三兩五錢將給與府額徵民六戰船料銀五百二十六兩五錢并臨觀二衛軍兵扣抵戰船粮銀及各揔造船停支稅銀湊給舊例三年小修六年重修九年拆造今改為一年二年嬋洗三年輕修四年重修五年拆造兵船稅每年出海防過大汛不准借稅俱令該管捕盜自修出小汛田關福船拆造限六十日行府量借稅銀三十兩重修限四十日量借稅銀一十五兩輕修限三十日不准借稅蒼船一十五兩重修限二十日蒼沙漁船借稅八兩輕修限三十日沙漁船借稅小哨叭喇唬船拆造限二十五日小哨船借稅五兩輕修限十五日叭喇唬借兩年給稅銀三兩重修限十日不准借稅其口粮捕盜者民隊長照舊全支造修銀內將舵工暫改支給兵粮幫工拆造福船與幫工民兵五名軍兵五名蒼漁船各民兵四名軍兵二名軍兵三名軍兵三名小哨船民兵二名叭喇唬船民兵二名其餘民兵薪水俱行停止不給其重修輕修止准民兵二名其餘民兵薪水俱行船原無軍兵貼駕止准捕盜者民隊長口粮一名餘兵俱行住支不准幫工之例各船稅銀自搜船上塢之日住扣所借稅銀限一年之內扣還船若過限不完捕兵口粮截日住支船完出水開支通限正月十五日齊完

說者曰探哨莫便于刀舸衝黎必資于樓艦福船形勢巍峩望若丘山建大將之旂鼓風行瀚海撲賊艇如鷹鸇此海防第一法也然

而轉折艱難非順風潮莫動或造作脆薄又苦颶浪難支惟慮深洋耳若小哨叭喇唬之類則追勦便捷易于趨利故好事材官遂為小船當增大船當減且云于料作為省豈知小船止利于零賊之追捕而不利于大舉之仰攻豈可因噎廢食耶

水利

八邑自嵊新昌外其六邑俱以湖為水庫農夫望之為命盛夏時爭水或至鬬相殺然上下歷代則田日增湖日損至今侵湖者猶日未已地狹人稠固其勢也邇來丈田之議起湖中熟田率多起科鄉長老云湖中不宜有田有田妨水利起科非便而或者又謂不起科止損縣官粮田固在近湖應蔭田亦不緣遂患旱家為一說莫知然否揔之湖為遠利今侵者雖莫能禁然要為干法若以起科名之（則田湖者乃為公家增賦）湖為遠利今侵者雖莫能豪戶競爭先矣舊侵者斟酌半存之嚴禁將來因特為陣亦中策

也水自溪入湖洩于河注于江達于海防其汎濫則堤塘堰埧時其啟閉則閘水門分引水則砩灌田通舟魚蝦菱芡利害盡矣

海塘最長而功力大起蕭山之長山抵餘姚之工林接慈溪至定海逶迤五百餘里中更七里而五為紹興境

蕭山北海塘在縣東北新林白鶴兩鋪之間長二十里西自長山之尾東接龕山之首為海水出沒之衝山陰浚海塘在府城北四十里亘清風安昌兩鄉　會稽海塘在府城東北四十里東自曹娥工虞界西抵宋家浚山陰界延亘百餘里以蓄水溉田　後海塘在府城東北八十里周延德鄉簒風鎮凡三千七百一十一丈　工虞海塘在縣西北寧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延德鄉　餘姚海塘在縣北四十里縣之北壤東起工林西盡蘭風七鄉十八都　蕭山西江塘在縣西南三十里邑之盡處也塘外為富陽山受江衢嚴徽四府之水其上源高勢若建瓴蕭山在其下流獨賴此一帶之塘捍之　自桃源十四都臨浦而至四都楮（褚）家墳南北四十里所以防上江之水在縣之西謂之西江塘江至四都則折而東矣故自四都而至龕山東西六十餘里所以禦大江之潮在縣之北謂之北海

塘皆沿浙江為之邑人黄九皐書

山陰縣

越之地南盤山谷而高北抵滄海而下高者水之所出總其派蓋有三十六源焉下者水之所歸故海為越水之壑也宋以前鏡湖瀦三十六源之水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于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民田湖水由堰閘達于玉山斗門在縣東北三十三里唐貞觀元年觀察使皇甫政建閘計八門北五門隸山陰南三門屬會稽計泄三縣之水出三江入巨海地力盡而歲事登旱潦不能使之病此古山陰之水利也自後鏡湖廢為田源既漫流水無所瀦兼以浣江之水達于西江浣江在諸暨與東陽義烏浦江之水合流入西小江經蕭山入于海山陰遂成巨浸時遇霪潦水勢泛溢惟

一玉山斗門不能盡洩知府琥及知縣煥雖建扁拖諸閘以濟之扁拖閘在縣北三十里小江之北其閘有二洞成化十三年戴琥所建南閘五洞正德六年張煥所建有記張詔記其畧曰紹興古會稽郡山陰會稽王鑑之所撰記張詔及尚書王鑑之所建有郡推官蔣誼田千萬頃一遇霪雨則溪水橫流遂成瓮形浮梁戴君廷節以御史出守慈土深悉民患以為小江決不可復開磧堰決不可再築故于山陰新灶拓林各置一閘以洩江南之水又於扁拖甲縫各置一灶拓各置一閘以洩江北之水復于蕭山之龕山山陰新灶拓各置一閘以洩湘湖及水麻溪之水而後水有所歸無復向日之漫漶而三縣之田可以望秋成矣王鑑之記其畧曰山陰附近之邑謂農事莫重于水利恒切究田而負海四鄉之田視水之盈縮以為豐凶正德戊辰面心以三邑之水皆宗于玉山扁拖二閘旱則儲之以資灌溉濟則決之以防浸淫然環郡之地亘數百里為固增溪壑暴漲二閘豈能速退故于涇湊之區倚玉山斗門之增置水則三江洞至拓林小江南北除置閘分洩玉山左右門之外拖故閘左右增置斗門六洞以洩小江南北水復于扁拖暴漲而三邑居民猶未能分殺其暴漲也乃為決塘之計塘決而狂瀾迅湧勢不得不驟涸然後若疲民以築塞功未成而患旱乾矣水之為患非不可去也患去之無其方耳今之言者罔不以水利為建明然圖其功而過于鑿水利雖不言可也善慮者亦行其所無事而已今磧堰既決諸暨之水已無所患堰既崩金華諸水逕由漁浦入錢塘知府彭詔所建白馬閘廢不用其境內水之以溪名者曰相溪曰工淺溪曰餘支溪曰白龍溪曰南池溪曰蘭亭溪曰離渚溪曰芝溪曰虞溪曰白石溪曰道樹溪曰大溪（梅）溪曰巧溪曰麻溪曰帝子溪皆水源也水之以河名者為運河為

城河為府河多為市民填占窄狹嘉靖三年知府南大吉按圖籍多方滲闢將徧周諸河未竟而去為鄉都諸河皆水道也水之以湖名者曰青田湖曰筷搽湖曰芝塘湖曰瓜瀦湖曰黃湖曰牛頭湖曰黃坨湖曰白水湖曰感聖湖曰秋湖皆水澤也水源必浚之使達水道必浚之使深其諸水澤宜查後舊額令圩人杜侵填廣停蓄以資灌溉烏若今王江之應宿閘則所以為蓄洩之計者至矣三江閘去縣東北三十八里三江城西門外凡二十八洞築堤百餘丈蓋海門山磧地當尾閭當三邑之水口萬川會流泄之易如建瓴嘉靖十六年知府湯紹恩于是建為水閘築土塘開新河經理咸備侍郎陶諧記曰紹興屬邑八惟山陰會稽蕭山土田最下苦於潦守此者當設玉山扁拖兩閘以洩之潦甚則暫決海塘以疏之然兩閘口狹甚水至此則却行汎浸數百里決海塘則激湍猛悍並大為民患嘉靖丙申西蜀湯公紹恩來守郡憫之求所以制水者乃走海口橫亘三江者相度之得海口山首尾相延數十丈間有石橫亘如甬公乃馳歸謀于僚屬即白于御史周公汝貞既得可乃擇幹民百餘人以檻錮以長之役丁夫數千人輦巨石與山甬石相北壯以抜為洞二十有八其長望首尾之山石剡水中樽以複抜為洞二十有八其長望首尾之山石剡水則以準其北接以土堤數十丈始苦淖莫測先以鐵繼水用筍輪發北山石投之左右亦用石其長數百丈廣四十丈有奇閘始于丙申七月六月朔而成其費銀凡六千兩有奇賦于三邑之畝丁夫料于編氓率更番以役丁始于一酉三月五易朔而成其費銀數視閘役丁亦然又以其羨置小閘于其要處者五于是水不復却行塘亦不復再決且築若向者諸患而潮汐為閘與土塘所遏不得上漸得田萬餘畝堤之外有山翼之淤為壤亦漸可得田數百頃其沮洳可蒲可葦其潟鹵可塩為其澤可漁其彊可桑其塗可通商旅是舉也既有塘以為其蓄而必有閘以為之泄則澇不慮于溢而旱不慮乎

涸矣故今之議者曰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于宋而有海塘則鏡湖可以不復也若夫縣之東南田附山麓地勢高峻然各有泉可給是以或引之而為溝或瀦之而為塘因其勢以利導之而已以內之玉山閘扁拖閘涇湊閘一在玉山之北洞正德六年知縣張煥所建

撞塘閘在玉山閘之東北二十七年建

平水閘在三江城西門嘉靖十七年建

為內防以知府戴琥原定水則而特遵其啟閉烏其于旱潦何患哉知府戴原定則水種高田水宜至中則種中高田水宜至中則稍上五寸亦無傷低田狹下五寸種低田水直至下則上五寸每下恐妨舟楫令通中則也收稻時宜在下則上五寸各閘俱用閉正二三矣水在中則上五寸只開玉山各閘俱用開至中則下五寸斗門扁拖龕山閘至下則上五寸各閘俱用閉正二三尺四五八九十月不用土築餘月及久旱用土築其水以旱非常時月又當臨時也按視頗其時力之所未及庸有待以為閉閉不在此例

於善繼者或謂閘以速成石檻尚未平密且木板猶多滲洩宜以土勿令滲洩方為永利其土塘宜板中寔以土勿令滲洩宜于旱乾之候繕治石檻更易木板於兩涯甃以堅石以防潰決防塘尤不可廢良有司因其迹勿壞其緒振緝而使之大備為越之人將萬世永賴之也至于宮塘舊名新堤即運道塘在縣西一十里自迎恩門起至蕭山界唐觀察使孟簡所築國朝弘治間知縣李梁重修甃以石南塘即鑑湖塘自府城南偏門西至廣陵斗門六十里漢太守馬臻所築以捍湖水者也有十一堰五閘然今堰閘或通或塞或為橋往往為居民填佔嘉靖十七年知府湯改築水滸東西橫亘八十里遂為通衢界塘在縣西五十里唐開元年築與蕭山分界故名三昌安塘在縣東北十里昌安門外直抵三江海口三十里洪武二十年築城三江因為堤塘置鋪舍為西小江塘在縣西北三十里宋嘉定間太守趙彥倓築以禦小江潮汐大江堤去縣南一百餘里即臨浦埧每遇江水漲漫則溢入為山會蕭三縣之患或者謂直帖堤內矸樁擱木砌巨石而高築

之則障民田通行旅固不可弗之繕治其後海塘去縣北四十里宋永嘉定間太守趙彥倓築起湯湾迄于王家浦共六十一百六十丈甃以石者三之一是塘寔濱大海怒濤巨浪晝衝夜激若修繕沒矣則所以禦風濤捍潮汐民之不時則田廬為之漂沒矣免于魚鱉者胥此也時省而甃築不廢非海邑之大防乎夫鏡湖不可復矣諸是三者蓋不必鏡湖而利甚博也予為邦土計叙其簡且要者著于篇俾言水利者緣舊而為功勿徒紛擾云爾

嘉泰志辨鄮道元証浦陽江之誤　按上虞縣志曹娥江始寔名浦陽其源自東小江亦由浦江来十道志婺州浦江江之導源出此是知浦江一源而分二派一北由諸暨直下至山陰蕭山間為錢清江鄮所謂逆諸暨與泄溪合餘暨之南與浙江同歸海至會稽與會稽合自臨浦南通者皆是也一則紆而東至嵊山始寧門乃折而北至上虞會稽間為曹娥江鄮所謂東田北轉逕剡縣始寧虞賓餘姚西北者皆是也謝康樂山居目擊為賦又自為註不應有誤惠連謂非發今宿若錢清似不須隔宿餘暨乃蕭山舊名非諸暨曹娥未溺之前若固當有名且今曹娥廟當運河渡口故其名特著若稍南稍北又自不以曹娥名謂當時曹娥名未著亦名浦陽自是鄮說亦未甚牴牾但身則寔未至浙東祇據籍

隱括不免稍有淆錯耳

宋會稽志　築城之法城身高四丈城濶五丈上歛二丈若城身高三丈五尺則址濶四丈三尺七寸上歛一丈七尺城外築羓城去大城十五步羓城圍一面泡城城高厚與大城之數相等羓城外鑿濠去大城三十步上施釣橋凡為三濠第一重濶二十步深二丈水深四尺至七尺第二第三重第遞減五尺濠之內岸築羊馬城去大城五步高八尺址濶五尺上歛二尺自上三尺開箭窎外至濠垠留一步埋設鹿角大城上每三十步置馬面敵樓各一座女墻相去各十步凡樓櫓之法曰垂鐘版曰拐子木曰伏兎子曰手把腰福曰鷹架曰踏空版曰收柱版曰護柱

版曰胡孫拄曰鄣水版曰馬面曰梯曰馬垠踏道曰蛾眉磚踏曰笆曰草椁曰牛革曰氊曰大小索曰鉄雁鈎此其名數之大畧也並塞控扼之地人人習知故其築城也易為力而堅緻可守內地既非臨邊又郡邑安固無寇盜之虞者久經興版築或出草創故畧書梗概欲在官者知成城之不可忽如此

邵武志　凡築城大約隔兩箭路即築方臺出城之外而建樓其上俾三面發矢以敵攻城者故名敵樓亦名箭樓

會稽縣

山陰量山法山有高危險峻尖峰平岡凹凹深灣遠塢一槩量冐以致奸弊易生隱缺無計今開示量山逃年將分分作金木水火土五形明立五般算法則行算無差弓步可挾如金形山法當三不等量算木形山法當植直丈量水形山中廣幾處火形山一直量至山峰橫量山脚折算積寔見數土形山或量中廣或分二段半月形量算或四不等亦可一灣一塢統作一歸者內分一側一面一龐查點形式分量逐段填寫弓步一歸之內大約凸凹者務要中廣方得寔數○又耆民趙德仁

等呈內云量山不比量田俱是斜尖凸凹不等號大則
獎多號小則獎少凡百畝以上定有彎隴不能盡量入
冊務須分號方無遺漏或以三直四橫法量收獎始盡
令呈數法乞令逐年量山每號就註其山名其形其以
其法量之如此開造冊報臨撞易知山如船形者內有
彎曲蛇形者中起高隴如兩傍牽量便是作獎必須當
心直量中間處橫量以校形準之方為無獎
國初山賦甚輕每畝科鈔五文而徭則以百畝僅準為
一丁故山常無定畝即私貿易者亦多不清挾諺曰呼
山唱水言但以目力具大約也歷百七十年有司丈量
皆不及至嘉靖二十五年會稽知縣張鑑寔始丈田因
并及山沿海老人某乘此謂山利頗厚始請改五十畝
為一丁寔則未經覆度也迨軍興用缺兵食歲增派田
照丁派山照畝則一丁之山視田幾加二倍而山之不
足畝者始重困矣嘉靖四十四年知縣張進思至復議
核之令民自報則山額視舊城減十四邑人李本移書為
陳核法且請復輕賦如舊而進思以擢去莊國楨繼之
亦將履山隱山者不利其履競以難阻時本以歿會有
時書草以白者國楨從之定制仍百畝準一丁而缺額
則每畝槩增以取盈焉雖數未盡核徵未盡均然準丁

一事民頗便之于是山陰知縣楊家相亦量山陰山其缺數亦以其地及償爲諸邑無量者

馬堯相云會稽水源自西南而流入東北在昔與海潮相通湃瀉不節民受其病自漢馬臻築鏡湖以受諸山之水沿堤置斗門堰而以時啟閉水少則洩湖之水以灌田水多則開湖洩田之水以入于海九萬膏腴咸沐其利厥後增築海塘開玉山斗門而湖之堤漸廢宋時雖有復湖之議而今則有不必然者矣何則會稽支分派別之水其源數十其橫而受水者則曰運河爲自鵞鼻山逶迤東北出入于岩萬壑中而流者曰平水北會西湖謝湖周湖北湖鑄浦上灶諸水經若耶礁風泾而分爲㲉溪西會禹池通鴨塞港抵城隍而入于官河遂由吊橋梅龍堰而東會浪港經大湖頭划船港而入於官河遂由石堰而下又源出寶山者曰御河北流會鰻池西折通洞浦入官河而爲獨樹洋遂由董家臯部二堰而下又源出諸葛山曰青塘等溪西入虞家蕩南接富盛溪北流入官河爲茅洋爲白塔洋遂由樊江茅洋政平陶家瓜山五堰而下又南出白木岡曰倉塘溪會謝憩康家泉湖西澍等湖出于泾入于河遂由夏家黃家彭家三堰而下再東爲東閘河有白米堰東流爲曹

娥南折為蒿瀝且舊有斗門遺址尚存也凡諸河道縱橫一皆鏡湖遺跡而諸堰下法玉山斗門以入于海用是觀之田之沿山者受浸于泉源而且濵海者取給于支流既獲其租又免其患兩利而兼收者寔賴後海塘以為之蓄洩也是以前乎漢而無海塘則鏡湖不可不築後乎宋而無鏡湖則海塘不可不脩然又有可慮者蓋浦陽暨陽諸湖之水俱入暨陽江西北折而入浙江其勢回環不能直鋭遂踰漁浦流注錢清江北出白馬等閘以入于海迄今閘久淤塞水道不通一有泛溢則必東注而以會稽為壑雖有玉山斗門不足以洩横流之勢每于蒿口曹娥賀盤黄草瀝直落施等處開掘塘缺雖得少舒一時之急而即欲脩補以備瀦蓄則又難為工矣是以不免恒有旱乾之虞為今之計莫若浚諸河渠而使之深則可儲蓄而不患于旱近守南大吉之法可遵也又增脩堰閘而使之多則可散洩水勢而不患于潦舊令曾公亮之迹可復也又修築海塘而使之完且高則可捍禦風潮而不患于泛溢近歲知縣王教土塘榆林柳之議不可易也三事既舉黎民尚亦有利哉若夫縣之東北有湖曰賀家周圍數鄉雖曰魚鱉茭蘆其利頗博但地勢最下非若昔之鏡湖水高于田則今

固不能使此湖之水倒流而逆行也又有縣之東南沿舜溪兩岸而田雖地勢高峻然各有泉可蓄若曰珠曰曰拾曰湯曰長曰嬉曰石浦曰舒屈曰招曰丁家福曰鶉鳩曰瀝上曰瀝下曰白蕩曰洗馬等湖惟各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田皆可獲矣此皆在所必濬者也講

金階云按諸鄉之田一都至二十都三十一都其地卑其土泥淖其水鍾聚不患其不蓄而患其所以洩之者有弗時也山鄉之山二十一都至三十都凡八都其地高其土砂礫其水涌不患其不泄而患其所以蓄之者有弗豫也山鄉東南又有范洋之湖二十四都為衆山之壑霪雨浹旬洪水泛溢所謂內漲也內漲不泄遂成積患故漲于內者求所以泄之而已諸鄉東北又有纂風之鎮三十三都為大海之濱颶風時作巨濤齧汰所謂水漲也水漲不防遂成坍江故漲于外者求所以防之而已一縣之水其利害大畧如此今之志水利者不究其源而徒泥其迹於利所在與害所在漫不加省抑惑矣況河道縱橫錯雜其名瑣屑又不能具載今姑求其源溯其流以志其水道所經俾守茲土者得攷其利害而為之興革云爾

會稽縣
兩浙運司三十六場壯丁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
歲辦額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
斤二兩甘肅寧夏固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
邊邊各置鎮鎮兵多寡所在不同姑以每鎮萬人論之
必七千為主三千為客兩鎮臺名商中納如滿千引必
派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險遠引輸銀三錢其
他八鎮引輸銀三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
五兩又分兩三之中取二分貿米一分貿草豆寔之邊
倉以給主兵兩商則賫引到場挨次守支常股之鹽尚

餘存積三百引則與守支異日矣必臨調官兵然後召商中納其價獨重易粮給兵如前而費引到場滑起次先支蓋　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難存行如商引各支常股而本常場獨有存積先支存積而本場獨有常股既不許通融復不許更煮又或鹽積而商久不至則耗鹽商至而鹽久不至則病商于是當事者疏請合計全浙灶丁與九邊報中引目不論常股存積悉議徵銀灶丁丁引三錢三分七厘揔輸于運司商至引給銀二錢一分八厘隨淫返邊報中環轉不休而引目仍聽其轉貿徽浙內商令內商淫以自貿灶鹽初法盡改矣

浙江通志

余嘗過鑑湖父老諸生往往論及水利余進而問之其言曰自禹功告成于會稽而南山之下始有土田越人濵江者猶居島中田于沙上是時立國于山南生聚未繇自越范蠡北徙城于卧龍山麓漢馬臻築塘于城南受千岩萬壑之水積以成湖曰鑑湖　通二十餘堰慎蓄洩節旱澇灌田九千餘頃遂使沙莽化為膏腴時尚未有後海北塘故鑑湖塘堰不可廢唐宋以來後海北塘成蓄水於北塘之南南塘之北者在會稽有三大湖一曰賀家池一曰俞林大板蕩一曰東大池在山陰有

三大湖一曰青田一曰仄滋一曰泱揸在蕭山有一大湖曰湘湖灌田數十萬頃柰何滄桑變易而湖沙日漲葑泥壅塞西南有富陽江所引五郡十縣之水東南有浦陽江所引五泄溪七十二湖之流會于沙際齟齬不得入海時或雨山水因而震怒旁溢攻潰堤塘遂以蕭山山陰會稽為壑兼之後海風潮忽作若三日不退則生靈魚鱉且又往時之運道一在湖中一在江海上在湖中者東自曹娥循湖塘經城南至西興在江海上者宋都錢塘時凡閩廣漕運入錢塘者必經紹興北海上凡塘下泊處輒成大市今皆廢矣前人謂西江古道當通鑑湖舊浸當開此時正宜開通而其勢頗難惟在決去漲沙增高隄防疏築海洞開堪通閘斯民庶守乎其無旱涝之虞矣余謂之曰世有神禹則天下無龍門不然開江固難決沙亦不易也有長民之責者可不隨時相度以為之所哉

夫湖以溉田而浙東尤資其利但滄桑變易而漲沙葑泥日漸增長民遂因以為田自是爭訟日繁而寧紹為甚有司知任侗故事只欲廢田為湖而不知泥沙壅遏不能積水雖廢其田無益也況湖亦未必盡可為田也其稍低處所就責限為田得利之人浸去泥沙築成河

道俾之通流稍有淤淺即時挑浚則田不妨而湖不涸
兩利俱存矣

上虞縣
萬曆元年鄉民王茂貞上奏得　旨下工部咨移兩臺
行會稽知縣楊維新上虞知縣林廷植會勘得三湖創
自漢唐瀦水灌田寔五鄉民利祇因各湖高阜處所原
有額田小民因將近田湖地屢次佔種各經奏勘立碑
禁草豪民仍復侵佔至嘉靖三十九年有民徐應元等
欲田為寔業呈蒙軍門都御史胡批府行縣勘明不准
但所佔前田尚未吐出至嘉靖四十一年蒙遇丈量該
本府通判林仰成即作原田丈出多數入冊粮差訖丈
量之後各民復佔成田太多且地勢漸低必洩水方可

佈種因大開孔堰等閘以致湖水少瀉灌溉無資一遇旱魃五鄉遂至啼飢及今不禁則侵佔之漸猶不可止而五鄉之害又不可言所以王茂貞等有今日之　奏相應查照原額盡行草復但念前田承業既久粮差已定卒欲更復不無動衆之患議將嘉靖三十九年以前佔種者仍舊管業置立疆界分別湖田三十九年以後佔種議令復退為湖以後凡有仍前冒佔者無論多寡比依強佔官民山蕩湖泊問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盜決者比依盜決河防毀壞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為首者問發充軍事例遵行上虞縣查照原議築塞孔堰閘修理小穴等閘每閘設閘夫名二名湖東湖西老人二名以司啟閉會稽清閘仍舊為便不許遷移備將改正緣由刻立碑石以垂永久萬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可

知縣楊為棟勘議

查得上妃白馬二湖自東漢有之後因溉田不足唐民居五五鄉者割田為夏蓋湖湖形上妃高與夏蓋埒接諸山澗之水由攘草堰入于夏蓋湖白馬比夏蓋畧低則築孔堰接山澗之水由石堰入于夏蓋湖而夏蓋則揔納二湖之流傍通三十六清閘疏泄于各鄉灌田十三

萬有奇當一邑之半譬之人身以上妃白馬為咽喉夏蓋為心腹昔曾勒之碑石云佔湖之畝妨水利一十六畝七分祇緣湖濵高阜處有額田而浮田家遂倚田侵佔然猶未敢公然無忌也至嘉靖四十一年署縣林判府丈田缺額而佔田者乘机入冊中為廢湖之張本雖經王茂貞具奏奉　旨行委會上二縣知縣勘議將三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以後者悉刻復為湖其孔堰則堅築之使無洩也已復詳奏後至萬曆九年又經丈量即三十九年以後續佔者且混入冊矣至萬曆十三年朱知縣議復西溪湖剗去民田給帖撥補而奸民移坵改換借號影射悉行侵佔且于春水溢則開孔堰排已之侵溢以便東作夏水涸則盜決石堰反利人之瀦蓄以贍灌溉是工妃白馬獨有利無害而夏蓋湖不惟無水之源頭昔也由喉注腹今則由腹而逆出于喉屢經荒旱者蓋以此而權宜利害有兩議焉查得茂貞奏復抄招三湖額田共二千五百六十畝九分即將三十九年以前者准為田止田九百四十一畝連前不過三千五百餘畝今據白馬湖居民稱額田七千餘上妃稱額田三千餘況有夏蓋未查除前三千五百外盡皆續佔但原卷已燬幸有四十一年魚鱗圖及林通判丈量十

二格冊可攷也欲為久遠之計合照萬曆四年之議將原額田并三十九年以前入冊者及朱知縣撥補西溪湖田四百九十餘畝查出其湖若干分別丈量許其為田令得田之家自築高堤用防水潦以外悉退為湖此一議有大益于五鄉十三萬之田而頗不利于兩湖數千畝久假不歸之田非卓有主持排群議者則不能行其孔堰照今所勘水勢自橋板量下低至三尺八寸積水以此為準則白馬不但額田無妨即續佔者亦與田低平也寧至淹沒上妃湖尤無礙合將閘改溜水石堰舊閘廣止六尺門以直而瀉今增一丈二尺以橫而瀉

遂有餘則自洩止平日則常瀦矣其三十六溇易洩去處如朱家灘亦宜改為平水石堰洩其汎濫固其停蓄如前制其長堰謝家塘係土築而未免拖船宜改築以石其陸家溇河清溇其土薄漁者易于盜決宜令得利民修閘四丈餘則夏蓋即不能寔受二湖七十二澗之水苟非大旱亦可無患彼白馬佔田之民猶以苦水為辭不知堰之取準于田低則斷無沒田之理至妄訴民為魚鱉今勘居民住址去額田高甚豈復有等窪田者耶則改溜水石堰之議所宜亟行矣此一議則大有利於上妃白馬而小不利于夏蓋不必騷動上妃白馬佔

田之家而亦可少安五鄉人民藉蔭之意似為易行至于夏蓋新池新田者必嚴為剗毀以杜將來效尤之勢不然則日侵月削數十年後不至如上妃之盡佔為田不已也

知縣徐待聘申文

上妃白馬在夏蓋之上流接諸澗水停蓄夏蓋故必二湖之水滿而溢然後上妃由穰草堰白馬由石堰轉入夏蓋由夏蓋分注三十六濬以資七鄉之灌溉而論勢則湖東低于湖西不止尋丈若東鑿孔堰使二湖之水不走餘姚則二湖可成沃壤夏蓋之水反由石堰盡流至孔堰為二湖佔田者之利而夏蓋漸為陸地是昔之建二湖也所以培夏蓋之源而今之佔二湖也徒以決夏蓋之水三湖者將存一湖而其源不長其涸立待矣自湖東刁民之盜佔而又惧湖西之必爭也于是投托勢宦以相隱則獨不思割田為湖者何故佔湖為田者何必顧以升斗之微而思為刁豪者樹赤幟亦可怪已湖西之與湖東爭剝膚之災也為公也府縣之伸湖西而抑湖東從民之願也亦為公也良民敢怒而不敢言有司能議而不能任所以屢奉　明旨雖經憲詳而屢議屢罷上妃白馬之佔田日益加也為今之策莫先於

塞孔堰孔堰塞則田不洩水不洩則田不成湖東雖欲
竊擄無所用之其次改長堪修海閘增湖塘以至查覆
佔田佔田申嚴故決盜種之數者不可缺一庶三湖還
其故道而七鄉受其永賴矣
一築孔堰上妃白馬之佔為田也皆由附近居民私
開孔堰將二湖之水一洩而東注餘姚不煩工力便
成膏腴故佔田者四起而夏蓋湖之水源已竭湖東
湖西之爭未已者全在此若改堰為溜石水堪溢則
流平則蓄庶上妃白馬之水仍歸夏蓋湖而七鄉十
三萬之田俱資以灌溉矣兩湖額田之形原高于湖
藉口于潦之為害者妄也其改壩規制丈尺具前議
中
一改長壩長壩與餘姚接境乃三湖各海閘諸水所
合流之處其瀉于姚勢若建瓴故孔堰固三湖之尾
閭而長堪尤三湖之漏巵也雖常建閘以時啟閉近
因船欲避梁湖之宮稅往往取道百官等鎮以達長
壩而該土豪民又利其私稅遂使閘無寸板一任水
之奔注船之往來恬不為怪閘旁堪原係土築船既
由此拖過則壩坍塌又何怪三湖之水不蓄而一遇
天旱即苦弗歲也七鄉民所以請改閘為壩而壩必

用石也其謝塘之利害亦如長壩

一脩溝閘夏蓋湖東西共有三十六溝以分注其水又有塘以捍海之鹹水有閘以蓄湖之淡水其西固無恙也惟東二都至五都如陸家河清及小穴夏山等處泥土淺薄易于盜決故土豪因而偷水灌田又因而拖船捕魚近該勘視大非舊制若春雨連綿山水泛溢其潰也可立而俟矣應令管湖老人及圩長將各溝作速脩浚無致傾洩其閘亦以次輯理堅固庶鹹水不入淡水不出而乂鄉之田無旱乾之害也

一增湖塘夏家湖三面枕海其北與塘之鹽官相望所恃障海捍田者全賴湖塘今塘皆坍塌低狹僅存一線之路蓋非獨湖東之盜決其北新漲沙地漸成沃土及屬之灶戶者假灶名色顯然決湖之水以自利水多從旁孔出故塘之削也滋甚及今不為修築或風濤衝激或霪雨浸潰將海潮直入其腹內其始尋丈其究滔天悔何及乎應照原議令得利人夫修築濶四丈有餘以防奔溢之患

一查佔田者佔田非由租業非由價買夏蓋湖之竊據者較之上妃白馬稍難上妃白馬一決孔堰便成田矣若夏蓋之佔湖者雖假工力藉經理然大山下

荷葉山馮家山鵞兒斗等處在在皆有肥田皆不止數百畝而每畝皆歲收十鍾自種自食以官湖為已業尚亦有利哉近又有借還湖之名而敢為佔田之倡者則西溪湖之業主是也朱知縣議復之日恐蒙民為梗遂以新漲沙地給帖抵補而湖田亦在內有帖止一畝而包佔幾十畝者又有假托有帖而移坵換段恣其侵漁者非獨復一湖廢一湖于民情為甚拂而以有限之官湖供無窮之欲壑其勢不併夏蓋而田之不止今除嘉靖三十九年及萬曆四年入冊作額田外均應裁之以法亟為剗復者也不然今年具奏明年具呈今年勘議明年究招而卒無了業使佔田者坐享其厚利誠不知其所終矣

一嚴故決佔種法不立則民莫知所從法不嚴則人又易犯三湖瀦水灌田據湖經稱佔湖一畝妨碍灌田一十六畝七分其非他湖之比也明甚今上妃白馬僅存涓流皆為刁豪佔據而夏蓋亦漸失其舊屢奉 明旨剗復卒束之高閣而未終局者則以上之姑息太多故數十年築道旁之舍致佔田者日加益也夫強佔官民山蕩及故決河防律例凜然誰敢干之豈堂堂三尺獨不行于三湖耶此後應照律例究

擬仍追籽粒庶佔者決者惧法而不敢肆無忌憚亦復湖之一端也

海塘在縣西北寧遠新興二鄉東自餘姚蘭風鄉西抵會稽延德鄉元大德間風濤大作漂没寧遠鄉田廬縣役闔境之民植楗畚田以捍之費錢數千緡完而復圮後至元六年六月潮復大作遂成海口高陷毀官民田于田非石三千餘畝餘姚州判葉恒相度言海高于田非石不能捍禦府委恒督治適滿代去縣尹于嗣宗募民出粟築之至正七年六月大潮復潰府檄吏王承議築永勸民田出粟一斗以相其役伐石于夏蓋山其法塘一丈用松木徑尺長八尺者三十二列為四行參差排定深入土內然後以石長五尺濶半之者平置木上復以四石縱橫錯置于平石上者五重犬牙相衝使不搖動外沙衆窨者疊置八重其高逾丈上復以側石鈐壓之內填以碎石厚過一尺壅土為塘附之址廣二丈上殺四之一高視石復加三尺令潮不得滲入塘成化一千九百四十四丈歷加修築

通明壩二十二都在縣東三里宋嘉泰元年置海潮自定海歷慶元南抵慈谿西越餘姚至北堰幾四百里地勢高仰潮至輒迴如傾注上枕運河下通省河商船必由於

此宋蔡舍人肇明州謝表云三江重複百怪爾涎乂堰相望萬牛回首蓋自浙江抵鄞有乂堰此第五堰也

中壩一都又名新通明堰去縣十里在鄞監山下急迤鋪西南永樂間鄞人郏溥以船經舊灞灘流壅漲鹽運到霖大汛始得達舟常坐困建言將縣東北舊港開浚自黃浦至鄞監山置新通明堰往来便之嘉靖初有奸民私置幽窪洩水知縣楊公紹芳廉知之遂鳩工堅塞焉

梁湖壩十都在曾娥江東岸每遇風潮衝損移置不常元後至元間怒濤嚙潰邑簿馬合麻重建入前明嘉靖年間江湖西徙漲沙約乂里知縣鄭芸浚為河移堰江邊以通舟楫壩仍舊名

蒿壩十一都壩近蒿山長十丈紹興台州二府往来必經之地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八十六

海防書

祖宗之制於邊海郡縣經營控制為備蓋至嚴也語形勢之遠起遼海而終瓊崖攷浙之東西首澉乍而達浦壯吾郡南達台温北連溟渤並海幾六百里置衛者四四觀海曰定海曰昌國而寧波衛則附于郡城衛之隙置所者十曰龍山曰穿山曰鄞霸曰大嵩曰錢倉曰爵谿曰石浦前後所舟山則懸峙海中而中中中左二所在為所之隙置巡檢司十一十有九曰螺峰曰岑江曰岱山曰寶陀四司環置舟山之四面隸寧波府曰甬東曰大嵩隸鄞縣曰松

浦曰向頭隸慈谿曰鮎埼曰塔山隸奉山曰長山曰穿山曰霞嶼曰管界曰太平隸定海曰鼻谿曰陳山曰石浦曰趙嶼隸象山莫不因山塹谷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復于津陸要衝置為關隘曰東津曰西渡曰桃花隸縣鄞國初皆置船防守後裁革令復置列兵船以備倭寇衝突曰定海在南薰門外最為衝海舊制額設指揮一員旂軍五十名盤詰舟航以防奸細官哨戰船亦泊於此今增協守兵民名福蒼大小戰船悉為停泊曰舟山關舊制額設官軍盤詰停泊戰船今增置福蒼等船防守曰文亭關曰長溪關曰杜湖關曰石浦關凡九曰湖頭渡寨今遷塔山巡檢司於此曰竹頭寨曰長山塞曰小決港隘曰青嶼隘曰磔頭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慈谿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曰定齒隘曰小沙隘曰沈家門水寨曰路口嶺隘曰岱山隘曰大展隘曰何家纜寨曰仁義寨曰赤坎山寨曰黃沙寨曰松谿寨曰土彎寨曰南堡寨曰游仙寨凡二十有五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海關舟山關湖頭渡寨沈家門水寨游仙寨南堡寨小決港隘最為要害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置烽堠一十三穿山烽堠十霩衢烽堠六大嵩烽堠六舟山烽堠二十五觀海烽堠六龍山烽堠六昌國烽堠三石浦烽堠二鉞倉烽堠五爵谿烽堠四咸設旂軍以瞭望戰息晝夜烟火互相接應若霩衢之三塔山舟山之朱家尖矗視最高所望

獨遠故設摠臺多撥旂軍戒嚴尤至設摠督備倭以公侯伯領之廵視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領之洪武三十年以後摠督領於都指揮海道領于臬憲定臨觀三衛設一把摠指揮松海昌三衛設一把摠指揮金盤二衛設一把摠指揮海寧衛設一把摠指揮分方備禦各有攸司海上諸山分別三界黃牛山在慈谿縣北大海中為界與海鹽縣海洋馬墓長途冊子金塘大榭蘭秀劒山隻嶴隻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為上界灘山滸山羊山馬蹟兩頭洞漁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大佛頭等山為中界花惱求芝絡華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為下界率皆潮汐所通倭夷貢寇必由之道也

前哲謂防陸莫先于防海沿邊衛所置造戰船以定臨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止定海港一隻四百料二百料尖艓艓等船一百四十有三昌國衛四屬所四百料等船六十有七量船大小分給兵仗火器調撥旂軍駕使而督領以指揮千百戶每值風汛把摠統領定臨觀戰船分哨于沈家門初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月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港崎頭洋孝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隻塘六橫隻嶼青龍洋亂礁洋抵錢倉而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到单并各處海物為証驗凡韭山積固大佛頭花惱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西北而

哨歷長白馬墓龜鱉洋小春洋兩頭洞東西霍抵洋山
而止哨至亦取物為驗凡大小嶴灘滸山丁興馬蹟東庫陳錢
壁下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即由此南
通於甌粵北涉于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而南北
之哨則以舟山為根抵昌國戰船南哨則抵于松門北
哨則抵大嵩分哨之期有同于三衛而與沿海哨船別
統于把總至六月哨畢臨觀戰船則泊于岑港定海戰
船則泊于黃琦港昌國戰船則泊于岑港（石浦）關（海中至六月十二日）
為彭祖忌颶風（颶）仍用小船巡邏防守備至寄也今日之
大作舟必避之（自三月至五月為汛期六七八月風潮險惡舟不可行九十月）
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汛）

小陽汛復可渡海亦可停泊海島乘間而賊至者故今四時防倭也而備禦宜益加嚴矣

皇上軫念元元震耀神武命將興師以征不庭舉
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宏之設總督直隸福浙軍務大
臣及巡撫都御史命卿佐以督察軍務督視軍情（三十四年）
命工部尚書趙文華督察軍務（三十）
八年命右通政唐順之督視軍情以海梟分任兵備
調發廣東橫江烏尾船二百餘艘改造福清船四百餘
隻（停造五百料等船于軍四民六料銀增給價值改造福船）雇稅蒼沙民船復數百
隻召募福建兩廣邳徐山東松潘保靖永順桑植麻遼
鎮溪大康及蒼處等兵不下十萬　勅鎮守總兵駐劄
臨山（今改劄定海責任與巡撫檢同）協守副總兵駐劄金山（今改劄吳淞責任與浙江）

巡撫（同）叅將分守各府一杭喜湖一叅將寧紹一叅將台州一叅將温處一叅將責任與兵備同把總統轄諸衛（舊浙臨觀為松海為金盤為海寧六捻裁去倫倭總督而各把總俱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復時有游擊游兵統兵等職以督水陸之兵（皆題奉欽依以都指揮領之）一特任事之臣非不行殫謀畫務底安攘而豺（豺）豕日繇烽烟未盡者蓋以蹊徑日開而告急者多則疲于奔命庾帑日匱而資用者乏則窘于設防粮餉不時而凍餒者衆則怯于應敵主兵不寔而名募者多則難于行法此皆用兵之大患也試舉日前之事籌之倭奴入寇彼自黑水大洋舟行一二日抵天堂山渡一二日渡宫緑水抵陳錢壁下漸經濁水西北過步川洋亂沙入塩城口可犯淮安入廟灣港可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矣西南過韭山大佛頭積固山入黄華港可犯温州入桃渚海門枯門諸港可犯台州再越而南則涉閩廣矣正西過茶山入瞭角嘴大江口涉谷積狼福山諸港可犯通泰瓜儀常鎮過馬蹟灘滸羊山歷崇明七了白茅劉家河吴淞黄浦白沙灣諸港可犯蘇松過大小嶴徐公石塔山馬鞍山登梁庄西海口西嘴頭可犯嘉湖入鱉子門赭山錢塘江則薄於省城登龕山烏嘴頭可犯蕭山縣過漁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蟶浦三江可犯紹興臨山瀝海三山過霍山洋

五嶼烈港表登掘泥烏山平石則薄於吾郡之觀海龍山慈谿登卯家洋官庄龍頭則犯定海之西北界過岱長山塗蘭秀山劍山登千礦大小展則東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烏沙門順母塗登沈家門謝浦則東南一面可入於舟山過大小干山十六門罌山盤嶼登閔山螺頭則西南一面可入于舟山過東西肯長白礁馬墓港冊子山登岑江碇齒則西北一面可入于舟山由舟山之南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則竟趨于定海城下過穿鼻港入黃峒港則犯穿山過崎頭洋雙嶴入梅山港則犯霅嶴過青龍洋入大嵩港則犯大嵩由東西厨入湖頭渡則犯奉化縣及象山縣之東界過韭山海閘門亂礁洋登蒲門則犯錢倉所過青門閔登白沙灣游仙寨則犯鼻谿象山之南界入石浦閔則逼石浦城與昌國衛宋時嘗于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鋪以瞭望穀息在當時已病海氣溟濛風雨冥晦難于接應今浙直兵船督領于游兵把總官嘗謂宜自春歷夏及小陽汛期直隸船北哨至茶山瞭角嘴海洋（江北淮揚沿海復設叅總游兵等官督領兵船哨守各洋港）南哨至羊山馬蹟灘游嶴山等處（蘇松常鎮兵船于游兵外又分別枝哨守各洋港）浙船南哨至鎮下門南麂玉環烏沙門普陀等山（溫台兵船又分別枝哨守各洋港浙江）北哨則交于直海（寧紹

兵船于游兵外又分一一技哨守馬蹟一技哨守兩頭陳洞一技哨守灣山一技哨守長塗一技哨守普陀

錢為浙直交界分路之始復交相會哨遠探窮搜遇有賊舟即為堵截馳報內境俾為預防復于沈家門別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別兵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把摠則駐劄舟山兼轄水陸而摠叅標下各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勦定海則屯聚重兵屹為巨鎮賊或流突中界則沈門馬墓兵船迤北截過長塗霍山洋三姑與浙西兵船為犄角也而吾郡之北境可以無虞迤南截過普陀青龍洋韭山青門關與昌國石浦兵船為犄角而吾郡之南境可以無虞賊或流突上界則摠兵官自烈港督發舟師北截于七里嶼覘海洋而叅將自臨山洋督兵船為之應援南截于金塘大猫洋崎頭洋而石浦梅山港兵船為之應援則沿海可以無虞是故今日之海防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跡羊山普陀衢山諸處為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二重督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巨艦雲馳倭夷之舟航弗與也火器飈發倭夷之短兵弗與也以我之衆制彼之寡以我長技制彼短技折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上者也萬一疎虞而賊浮登陸由掘泥歷烏山鳴鶴塲踰杜湖嶺入慈谿由平石歷沈思橋踰孔家嶺入慈谿渡

文亭走車廐稠嶺寨石塘灣涉鄞之西鄉可達于郡城則觀海向頭松浦之守不可以不嚴而慈谿新城之建寔所以扼其衝由丘家洋越雁門嶺由宫庄越桃花嶺由龍頭越鳳浦嶺渡青林李溪可達于郡城則龍山管界之備與嶺口把截之兵不可以不嚴而立洋金嶴石墻之築寔所以扼其衝由定海港可直走寧波則西渡東津梅墟桃花渡之備不可以不嚴而招寶山築城設寔所以扼其衝由夏蓋山走梁湖通明埧入四明梁峒出樟村小溪樑社可達于郡城則臨山瀝海廟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四明石堰渡姚江入樟村以達于郡城則三山之防不可以不嚴由小沙港循長山擒鄞山橋七里店走甬東可達于郡城則港口置兵船防守港口置鐵發貢重五十斤者一座發福船二隻蒼船四隻防守港口添設本港民八槳船十隻汛期則巡邏哨探暇則容其樵採與甬東巡司之備不可不以嚴由穿山礖頭踰育王嶺歷寶幢盛店可以走甬東則穿山橫港水陸之備不可以不嚴由光崎韓嶺踰涉東湖可以走甬東則鄞衢大嵩霞嶼太平之備不可以不嚴由趙嶴白沙灣走象山渡黃溪歷仇村道陳嶺入乾坑橫溪桃江可以走甬東則錢倉爵谿諸濱海之備不可以不嚴由昌國石浦桃渚健跳黃巖寧海經鈌場缸窑黃溪青嶺入奉化

渡蔣家浦越鄞江橋達郡城之西南則缸窰黃溪口與諸險隘之防不可以不嚴（近設蒲門青門鋸門金井頭等隘）凡此皆倭寇所經之道（故）為郡城根本之慮凡在事任者所當宜（宣故）猷而致力也然郡之舟山故縣治也四面環海其中為里者四為畧者八十三其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之衆不待取給于外初以承平無事止設二所守之軍卒不過二千四百有奇而歲月既久逃亡且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馳而彼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卧乎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為憂蓋不止如隻嶼（嶼烈）港之為賊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于舟師合定臨觀昌各港福蒼官兵船可二百艘八槳小網船倍之今復增造福蒼沙船五十隻舊例船價六分則徵于里甲四分則加于軍儲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折造其價扣除于月粮變賣于釘板而仍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船給稅又數倍于昔矣昔之出海旂軍食粮八斗五升安家三斗隨行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于昔矣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未始徵兵於外方也間有老弱雜揉傭夫冒充固可簡而汰也自

巡撫朱紈過懲前獘謂土軍積脆不振乃悉從罷免專募福清兵船用之戍守用之攻擊率以亡命剽掠之徒而充敵愾干城之役于時議者已謂前門拒狼後門進虎而將來之患至不可祛除矣即令分舟而伍則詭名以冒粮一或不遂即有脫巾之變奉調而行則刼掠以飽欲一或抗拒即有殺戮之慘及其臨陣格賊也非其生同里閈則其素所交通之人也啗以甘言嘗以隱語即倒戈而反走矣故屢戰而屢北自兵興以來以福兵而取勝者能幾何哉夫習知其不可而必欲用之有禦寇之名而無禦寇之實此誠所謂大奸也為今之計漸罷客兵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候掖舵之法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便者況寧紹之民流亡直隸投充水兵者亦不下萬計彼閩人固能施長技于浙海也浙人又能施長技于直海也歸吾浙人而行于浙海海又奚不可哉此言用土人可以省募水兵或謂今之水戰止能要擊去賊而於來者未能遏其鋒夫來賊銳而去賊惰擊易惰易而攻銳難人情所習知也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于方然之始火滅則棟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收燎于既燼之後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用師擊來賊者僅一二見戊午叅將張四維擒朱家尖之寇己未撫兵盧鏜殲三丫沙之寇而要去賊者亦不過

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來賊之賞優于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嚴于縱去賊之誅而當事者同心戮力急如救焚盡遏海外方來之寇則邊鄙又何不寧耶此言水戰以擊來賊為奇功或謂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功夫倭奴常敗于水而得志于陸者其勇怯有殊也而交兵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檣之便利火器之多取勝耳至登陸而沉船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專其力也頑能飽以飢我逸以勞我伏以伺我佯北而以誘綴我蓋其以狡獪習兵深入重地之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逐勝負之數可坐而策也誠能察彼已之情即以其勝我者而勝彼握符馭衆者復以威克厥愛行之寧不足以殄滅宄頑耶此言陸戰當以謀勇兼全勝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明明賞罰故金帛之賜茅土之封非濫捐之也莊賈之誅宮嬪之僇非妄以立威也以為不如是無以驅之死地耳國家著令于敗軍之屬嚴矣見兵律非報令復奏議擬五等賞功之例曰論首級凡水陸主客官軍民快臨陣擒斬有名真倭賊首一名顆者陞授三級不願陞授者賞銀一百五十兩獲真倭從賊一名顆并陣亡者陞授一級不願者賞銀五十兩獲漢人脅從賊一名顆者陞授署一級不願者賞銀二十兩曰論奇功如在海洋遇賊有能要擊衝沉船隻或追逐登山使賊不得登岸有能衝鋒破陣奮其毅勢或追出境或逼如賊既登岸有能衝鋒破陣奮其毅勢或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致受禍或所部兵少而擒斬多者均以奇功論聽總督即時具題巡按依速勘報超格陞賞

曰分地信地凡守備把總及海防民兵府州縣佐各有信守備不許濫賞若罪小功多者仍以功獲論賞若首級從功者固當律以許贖若能奮勇擊戰致賊突入境有能邀截擒斬打獲船隻專圖邀貨取物盡賊行劫別港相路當出者例陞賞至于故縱出入本港專以功獲論賞若首級從別罪者給付聽督撫照官叅究曰計職任如民兵武將自守備把總以下兵民文勇自五海防重治官臨敵擒斬真倭每五名一顆陞一名一顆級軍下名部下每五名一顆陞一名一顆級陞一名一顆級陞十名以上如獲功與巡撫前或以後失事有之

各職者則例逃陞至三級而副總兵分理海防金山副總兵分理地其功初暫將備在下臨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粟為芽舉

備守陸士卒俱聽統領戰守机宜與聽分調度叅將照所屬道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之初兵除在之後與巡按酌曰處報効監生員官員人

總兵合所屬道論巡撫隨之但今經理之初兵除在之後與巡按酌曰處報効監生員官員人

總兵副總兵分理陸地其功暫將備在下臨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粟為芽舉

照分別重輕俱聽督撫具題酌曰處報効監凡有官員人員芽舉

量時勢究核清寔明白具題酌曰處報効監凡有官員人員芽舉

俱督領家丁赴軍門隨臨時酌擬奏請從厚陞賞以粟為芽舉

聽軍門及撫按官

懷忠慕義者之勸至于耆民統領沙兵或屬把捻或屬府縣官嘗轄者所獲功次仍照部下功論擬推賞必如是而行之則有功不至于濫賞有罪不容于倖免而將士戮力用命矣此言賞罰之令當嚴或謂定海沿邊舊通番舶宜准閩廣事例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彼者倭非南海諸番全身保貨之比防嚴禁密猶懼不測而況可啟之乎況其挾貲求利者即非脯肝飲血之徒而捐性命把鋒鏑者必其素無賴藉者也豈以我之市不市為彼之寇不寇哉殷鑒不遠元事足徵當商舶未至而絕之為易貿易既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將窮究以逞則將何以禦之耶今之寇邊者動以千萬

計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風膽落果能驅之而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與市將以何詞罷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倫夷以千市兵以萬倫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我之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倫禦亦無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謬乎此言番船不可通是故修治垣隍慎固城守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嚴禁闌出一策也撫綏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墩堡嚴明烽堠一策也繕治器械查復戰船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以治外也至于練主兵而免調募之擾足則用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粮而給餉之時嚴賞罰而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可也

兵政書

國初以全額之粮養全伍之卒以全伍之卒充四境之備故海波澄晏狼烽息烟幾二百年號為太平間有疥癬之虞遣一偏師應之即望風而解適矣乃今尺籍空虛僅存罷羸原額三萬有奇今已耗損大半一遇小警

輒狼顧魚駭選懦覬望以戰則敗績以守則不足乃至
徵發四方名募非類如狼苗等兵布滿海宇而供億浩
繁帑藏不繼遂至存留京運那貨塩本抽取者錢以取
辦支吾猶為不足而科民丁田曰兵費曰兵餉曰兵米
諸色目殆十倍往昔兵無休期徵無停日而閭閻郊遂
之間十室九空矣當事之臣可不為寒心哉今欲為安
攘久遠之計非他也不過舉　祖宗之成憲軍復軍之
舊額粮復粮之舊額振刷耗蠹而責其寔效調定法意
而與時宜之耳何以明之清勾之法既壞里書脫漏戶
籍勾補者百無一至即有至者本當過為誅求收伍未
幾而旋即竄匿矣至于犯法充新軍所在種種矣豈少
也而法網不嚴曾未有隸尺籍而荷戈殳者兼之汰黜
之令過嚴異姓充役（投）及無妻者輒俱罷職（革）雖贅壻義子
一切不録軍安得復舊額乎歲撥粮儲止準見在軍伍
他皆謂之羨餘歸諸計部其存留者又拖欠于奸民侵
欺于豪長宮司置不為問而廩庾（庾）之儲曾不及逋欠之
半粮安得復舊額乎故軍日銷粮日耗以至不可簡閱
雖謂之無兵亦宜況可恃之以折衝禦侮為萬里長城
乎軍既銷勢不得不募客兵粮既耗勢不得不額外科
徵矧今募民他省動越數千里徵發僅千百人未及至

而已損官帑民需不貲矣況至者未必皆精以之赴闘往往貪餌致敗恐官府之詰之也即又棄戈而竄走所過道路率又逞其狼豕貪殘之性白日剽掠昏夜則汚瀆婦女一或捍拒則露刃而譁殺人無忌由此而覩客兵有害無益亦明矣況使之久居内地閲熟道路習知土風民俗之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禍如元末苗帥楊完者流毒吳楚蓋可鑒也為今之計莫若奏復金額原粮盡充該衛所養兵募兵之用不得復以羨餘觧京而悉禁拖欠侵欺之奸不得以國賦豪猾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于吾民當不如今日之甚矣其足兵也仍嚴行清勾之法務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即贅壻義子年力強壯俱准收充原額如原籍果係亡絶即于所在衛所簡見在壯丁補足行伍不必執空籍以靡歲月其犯罪充軍者嚴為觧發明隷尺籍如近年兵部題准事例不得有所隱脫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壯者程能補之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以二十歲為始五十而罷復為民有疾病願復民者聽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遠則人皆鼓舞爭為兵矣仍籍應募他郡者責令來歸其冊籍則歲注之給以懸牌嚴其虛冒私替之弊當其精壯善鬬之時得以盡力武事

而不出二十年後復有平民則皆知自好而重犯法不至吽呼無賴為凶人如此則軍無缺額粮不虛糜而必無不任戰之人死于無罪者矣夫吳越之人以舟楫代輿馬以江海為坦途伍員對闔閭以舟軍之數比陸軍之法大翼當陸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

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騾

為長技以火攻為要術乎舊制官哨戰船勢銳難進銅銃碗口力疎不足以及遠邇乃更用福蒼等船即大小翼樓船之遺制用八槳小漁船以突冐周旋其輕捷視驃騎以發貢佛朗機代砲石以烏嘴銃代大黃叅連弩而奮迅着物無堅不碎此又制之最良者也群而肆之刑賞以勸懲之有不足以賈勇而威敵哉況保鄉井之人與去鄉井之人其踪跡不同也自衛其骨肉廬舍與衛人之骨肉廬舍其情不同也官司自馭其民與馭千萬里外不根之人其約束不同也主兵漸強則客兵自可次第罷遣斯非計之得者乎若夫三軍之司命則在將帥今之世禄紈袴固有宣力翼戴長于馭衆者矣寧無朘削以自肥用賄以干進者乎畀之兵柄求無敗事不可得已昔晉悼公使欒絆為戎御以訓諸御知義使荀賓為戎右以訓勇力之士可以時使山林草澤

行伍之間未嘗無干城腹心之士也毆陽修所謂求賢
勞之士不必限以下位勇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
之士不可薄以貧賤以非常之禮待人人亦以非常之
效報國又謂取禁軍廂軍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
伎倆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校其技精而最勇者百
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
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
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即是說而推
行之拊髀之思庶幾可慰乎若夫各縣民壯巡司弓兵
皆膺編戶之徭而司防禦之責者也今官府既占之以
為勾補跟隨之役而積年市猾又據以為窟穴或以錢
乙而代趙甲或以一人而包數人支粮有名而戍闘無
寔官司查驗則倩募以代應不知弓矢何物擊刺何技
又可驅之以赴敵乎今宜如海道副使譚綸編立隊伍
團聚訓練責統領之官嚴勾稽之法明賞罰之令不許
虛隸尺籍不許私擅占役是亦足兵之道也議者謂盡
罷兵費兵餉諸征而揔括一縣丁田增編民壯擇其壯
勇有抵業者鄉舉里保以之訓練以之調遣亦可以漸
代客兵而禁驚凶竄皆不足患矣議者又欲以鄉兵代
官兵奏疏文檄積滿案牘而迄今未有能行者何也惧

調遣之失業也糾聚之妨農也差官審編又不以賢能正官而率以佐貳首領所至之地富者行賄求脫強者挾詐求脫故冊籍未定而委官之囊橐已滿其充數者非貪（貧）難下戶則蠢愚無知而鄉長甲長則無賴猾詆（詆）也謂宜明示號令不調遣遠出不糾聚妨農委賢能正官親詣關廂村落備查編戶隨其住居相近團聚大庄以二十二家為一甲就中選有力量者二名立為甲正甲副置牌一面上書甲正某人甲副某人居民某人某人仍于五甲之內選其才能服衆者立為鄉長使之統領揔置一牌上書鄉長某人管一甲正幾名某人某人甲副幾名某人某人各該居民若干某人某人列于各甲正甲副之後仍令（合）每家書寫排門粉壁互相譏察各備鋒利器械一件每鄉長管下置大旂一首及各（合）用銃砲等項聽從鄉長統領前至空閑（閒）處所演習武藝一遇有警即便升旂舉砲各率牌內之人同赴要害地方設法把守併力截殺仍于通行街巷路口樹立壯固木柵堆積石塊以便拒守其居民或多或少隨宜團練不拘定數仍照兵部題奉　欽依事理保甲領袖先行給與冠帶以為激勸有功之日一體陞賞庶幾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不待調發之勞而坐收保障之績矣

田賦書

自昔神農教耒耜軒轅立經畫田制肇矣然而正畝坵開民粒有樹藝之利而無公斂之法故後世並耕之說資之及后稷教稼穡夏禹定九貢等田之上中下而成其賦商復為助周復為徹制什一以正其供而天下之中正始度矣春秋作田賦書作丘甲書四征公室求視邦勝于時賦已無經況戰國瘠民以厚兵重斂以崇侈大桀小桀益不可勝言矣漢高之興易暴為仁文景繼之又玄默以尚儉其取民之制至三十而稅一或并蠲不征其為民惠澤也甚渥然當時議者又有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伍之譏此豈非額外之橫征弗孚于德意哉唐之租庸調最為近古國朝之制大畧倣之即田而稅輕者庶幾于三十之一民僧道等田粮而重者已幾于十之四五官田粮又合戶之身田而揔括之以為五年十年丁差之制則其役斂之重又甚矣洪武四年始令戶部給天下戶口由帖畧如今花戶短冊之制存戶存丁男女存事產既而為隅輪圖則倫坊巷河渠鄰比居址而不及其事產嗣後信國公湯和大計吾郡之田而尺籍之每邑凡幾鄉鄉之田凡幾萬千百頃而頃分畝坵坵分字號經界既正編為排比鱗次而不可亂其稅則上下其

田之則而差等之凡民田之重者畝不及六升而輕者
纔一升有奇其肥瘠之數蓋大較不甚相遠也而田之
名目則種種不一民田而外有官田有僧田有道田而
僧道又別有舊田有續田官田有抄沒有為事有塗漲
有撥賜有書院有學有庄有院諸名色不可殫述而其
稅且倍蓰或什于民田官田重者畝五斗或七斗有統
郡之周凡田共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五頃四百一十二
畝有奇凡稅共一十九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奇各
隨民之所占而隸其籍某戶佔某鄉某號田若干頃畝
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田有買賣稅有去來十年則大
造黃冊而開會之某戶買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畝為
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某戶除與某戶某鄉號田若干頃
畝為稅若干石斗升合勺此其手寔于官登之同版宜
畫一不可奸也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大約田不均而
名目煩則其弊在法而不在人賦一定而科歛重則其
弊在官而不在法田畫一而欺隱作則其弊在民而不
在官夫揚州之田下下其壤定矣吳越有耕民而無其
地其地狹也故郡之田雖縣以五分鄉以數十辨其肥
瘠可畧見也即一鄉之中近河渠而沃衍者為肥其餘
為瘠河渠之深者為肥淺者為瘠深而有源者為肥無

源為瘠初以肥瘠稅畝然未必一一皆中況農之勤惰又自為肥瘠于其間又非鄉田為之也聞之故老云鄞田翔鳳鄉最肥往時信國量田民故決湖滸其田信國謂為水鄉特輕其稅畝升八合有奇即此知科則之重輕亦非平賦之準也田始占于寺曰僧田始占于觀曰道田始入于官佃之民而官收租曰官田今此三田皆軼散于編諦（氐）而戶占之矣即如庸德湖之官田遠自宋熙寧間官收其租以為公費今之稅額即當時之租額也易而勝國又易而國朝乃其額則因宋之佃租以為稅法其他均一鄉也而肥瘠頃殊隔一塍而上下特異此可不為之變通哉故嘗類郡之田而約其數鄞之官田得民六之一僧道慈奉定得十之一象得四十之一統而均之不過稍益明僧道田之稅額而官田之重稅斂可辨矣可均農田可免重稅可正騙賣（近因官田價廉仍稱民田騙售於人）可革欺隱（奚戶埋）則見後此之善者也嘉靖辛卯間鄞令黃仁山曾欲舉此邇定海令宋繼祖（祖）大為會計冊而上之糧道嫌于變亂版籍卒格不行若其田賦之輸奉有著令每夏畢則徵夏稅秋畢則徵秋稅五年則徵丁田十年則徵徭役二稅有本色則輸米麥有折色則輸銀解京而秋米本色自嘉靖初（以）轉輸海倉不不便

且海下官兵又便于得銀故復半為本色半為折銀（價石五錢五分）貯之府庫按時而給謂之府給其官田之催徵先期立限程俾見年里役糾其不率詬催促其輸逋年分其辦細戶上其供上下相安無異議矣丁田正差以人為丁以田準十五畝為丁至黃仁山始視差法準以十畝為丁此畧從輕民之意也然田之重已加十五矣仁山又于附籍寄庄戶每田二十畝則增一丁則又加十五矣然此特以懲詭戶之弊也今則不論詭戶皆如仁山加之丁矣官田舊以稅重凡丁差皆不及（今定海仍然）今則半民田矣又一切諸料價及兵費皆以田派田以輕無田之小民也然田未必皆腴（腴）又時有水旱凶荒之災計租之入大約雖腴田亦半稅于官矣又邇僉修城大戶以田倭米大戶以田買硝黃等大戶以田一切為額外之征以田其賠償之費至售田以供而猶不足故俚人之諺曰將錢買田不如窮漢晏眠又曰因田膺戶門因田成禍門傷哉風矣　國初田粮皆有定數自洪武以來凡幾造黃冊矣然今之粮皆洪武初年之粮而今日之田則什二三耗非洪武初矣大抵水衝沙塞柴沒根深及逃絕棄業者無歲無之而新漲海塗江塗之田又不報官起科然則田安得不耗乎又況猾民作奸乃

有飛洒詭寄虛懸之弊故無田之家而冊乃有田有田之家而冊乃無田其輕重多寡皆非的數名為黃冊其寔偽冊也何言乎飛洒富人多田患若重役乃以貨啗奸書某戶洒田若干畝某戶洒田若干分厘某戶洒粮若干升斗某戶洒粮若干合勺合數戶可洒田以畝計洒粮以斗計洒積數十戶可洒田以十計洒粮以石計而書手則歲收其粮差之箕其被洒之家必昧不諳事或朴懦不狎官府者也甚有家無立錐之業而戶有田粮粮差之需至歲傭身以輸猶恐不給或知而憫之乎何言乎詭寄多田之家或詭入于鄉官舉監或詭入于生員吏丞或詭入於坊長里長或詭入于灶戶貧甲或以文賦立寄庄或以軍職立寄庄或以軍人立寄庄夫鄉宦于各縣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本縣寄庄何為者哉軍官占產寄庄猶可言也而軍人寄庄何為者哉率不過巧為花分以鄰國為壑耳何言乎虛懸趙甲有田而開與錢乙錢乙復開與孫丙孫丙復開與李丁李丁復開與趙甲李丁有開趙甲不收則併田與粮而沒之矣然飛洒者損人而裕己者也詭寄者避重而就輕者也至于虛懸則一切欺隱以負國課耳又有弊者則專貨書手悉以田歸書手戶粮亦隨之書手乃徑豁其田而

粮則分十年之中歲洒合勻于一里百戶之內漸以消
豁此以影射為奸者也又有粮存而田不稱則揑官田
以一埋十此以那移為奸者也又有買田十而止開其
八九仍遺一二於原戶者又或收田而不收粮俾賣主
受其害而已得減輸此以買戶為奸者也又有田本輕
則而開作重則田本八九而多為為十以歸于人因得
輕稅之田此以賣戶為奸者也又有買戶已收其田矣
而于賣戶則不為除使一田而兩戶粮差此以乾沒為
奸者也或欲加之粮則不加其戶之田畝而以重則移
輕則或歲為之飛洒見其粮之增也則反誣為虛懸此
以欺罔為奸者也凡此神妖鬼怪不可殫述填于紅圖
不可改矣則改于黃冊印于黃冊不可易矣則公為洗
補不得于小里則貨都揔妄坐于小里不得于都揔則
貨縣總妄坐于都揔雖歷屆更代不常其為故智一也
不惟是也每遇一丁之差除即類取貨賄為富戶厚減
其產以呈于官俾得輕解遣有發其隱者即復暗賄誘
吏盜庫冊洗補而改移之如趙甲本田若干移之別年
錢乙之戶假以為証既而首者知之復發其事乞証于
府冊蓋是時縣之吏與同弊矣復謀盜府冊洗補而改
移之如縣冊首者復知將復發之無何即賄以乞免而

其事竟不白嗣後錢乙知之曰我無田是趙甲竄而歸我我將首之甲無何乞券于乙甘就乙戶而庸其丁差且賄之凡此皆意外不可窮之奸幸已發之而官不為之究其戮然則皆意外又何所畏而不為哉今欲使開會者准排比因字號不得無因而冒開則排比之存於民間者多非洪武間之舊而字號之制于畝坵者或子孫分析則以一號而分為二三或富戶兼併則又以二三號而合為一號又皆漫不可據以為信也欲于開會之時官為履畝俾戶揷田號親為丈量則于丈量之時又潛通里書衰減以從輕既不得一一皆寔而況籍之於丈量之冊者又未必一一對記于黃冊此又徒為之勞擾也欲以稅契為準則郡之故事寔錢寔契者自恃無他率不稅契而中有奸弊者反稅契以為他日事發之証此又稅契之不可憑也凡此弊端雖巧于為術者皆未有能剔其隱然則終付之無可柰何而已乎嘉靖六七年間郡丞黃仁山嘗為之法視戶之田多粮少者謂為飛洒則以田而馱粮粮多田少者謂為虛懸則以粮而馱田矣而孰知奸民之善弊者粮洒于人則必知粮而減田田既虛懸則必揑田以從粮曾未有多少形迹之可稽其有多少形迹之可馱田而馱粮者多良民

之被害于奸書者也清查之法為良民之害者十七八而所得于弊戶之情者纔十二三又非計之得者也嘉靖十年鄞令王仁山素威嚴因令書手皆得自首其弊凡四五屆黃冊之隱皆悉呈于官是時書手憚峻罰首告畧盡奉化令陳縞又設為投櫃使人皆匿名投首間所得于奸弊亦十七八然二令竟不能終黃冊之事以去而民之奸且復故矣昔信國量國之時任嚴刑重擊斷且當　聖代開國之際猶不能改前朝官僧等則之制以重貽後世捏則影射之奸而況于今日習熟神鬼之徒又何以懲其後哉自今觀之積蠹雖難以盡厘而清查亦不容已試舉其淺近者言之凡有數端一曰開首告之門凡書人之弊本人知之他書手知之各戶之弊本戶知之本里人戶知之今須先令各書手各人戶自首其弊或嚴刑以威之使言或寬法以宥之使言其自首不盡者許他書手出首又不盡者許本里知因人出首自首者准免本罪其首他書手他人戶者亦准本身應得之罪許免即以弊書弊戶之贓贖充賞其有不自首而事發覺者則重懲之而沒入其田凡得書手之弊窟則把其陰罪而令舉首以自贖又兼行投匭之法以一例十以十例百循而求之弊源或可塞也二曰嚴保

勘之法冊之將造也令各花戶各將舊管新收開除寔在分為四項某鄉某項某則田若干粮若干麥若干其新收開除者備開收除某都某畐某人合逓年里長所管十甲首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畐十里長所管百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又合一都百里長所管千戶為一冊互相保結其冊一樣二本官為鈐印一存在官一給與執照以後但有虧獘連坐保結之人其各年各都各畐田粮必須揔撒相合有一不合即為奸獘尤不可不究三曰清書手之奸戶書作獘多以已戶為之出沒須查其田多而粮少或田少而粮多或前屆少而今屆多或前屆多而今屆少或有田而無粮或有粮而無田或欲躲粮以民田為官田或欲洒粮以官田為民田一一究其下落則不必盡窮花戶而其端已可概見矣四曰明收除之數夫造冊收除不過一買主一賣主而已即寄在他戶亦即所寄之戶開會此除彼收本無不明而奸人則詐為展轉甲除與乙戶乙戶又除與丙戶至三至四有除而無收即為虛懸如前所云矣其為此者非寔有此數番不過塗人耳目使官府不得窮詰耳今若嚴為之禁如趙甲既開與錢乙則錢乙不得復開與孫丙周戊既開與吴已則吴已不得復開與鄭庚但有展

轉即係虧獘究問如律沒入其田庶幾其可也五曰革田粮重會之獘夫造冊開會田粮本一事也如某除與某人某鄉某則某項田若干該粮若干該麥若干其買主照數收戶各以過撟數為據此其授受甚明而其事甚約也而奸書欲為蠹獘乃賄買該吏利欺誑官府會田一番會粮又一番會麥又一番既得縱其求索而粮不隨田因得以輕為重以重為輕以多為寡以寡為多獘始百出矣如謂數目難清則田粮相隨者反難而田粮分為二者反易乎如謂查算不及則一番反不徑約而兩番反為便利乎此積一府數十年之獘所當力變者也六曰禁洗補之獘今夫民間之質劑不能洗補防變詐也士人之書疏不敢洗補嫌不恪也況黃冊之造以獻天府以定官賦以察民偽重大莫加焉乃容有洗補蓋奸狡之徒正以此行其變幻之術乎重改而輕輕改而重多改而寡寡改而多有改而無無改而有趙甲改而重多錢乙（錢乙改）改而孫丙或掩飾既遂而復反之或清查不及而卒不變奸始不可窮矣今宜于清審既定通造黃冊雖一字不可洗補如其有之當痛懲其人即十易不為過蓋巧者足以眩人之目而一見之于天日則纖悉畢見以是禁椎埋之奸亦或一道乎七曰重詭寄之

役民之為詭寄者非好為是紛紛也不過欲避重役而就輕役耳近者縣令曾承方凡于寄庄附籍等戶皆僉以重差此最善于厘弊者間有跡同而非詭者則在臨時審察之大率真者十不過一二而贋者則或十之六七也其灶戶亦宜定為之限每戶辦鹽一丁准免田差若干畝鹽丁優免之外悉照民戶編差則詭寄灶戶者宜可少革矣極而論之昔之冊無弊而繼則有弊繼也弊少而今則弊多豈今之人盡不如昔哉亦由官府有以驅之耳官府之驅之者何政苛而役重民困不啻水火甘犯王誅以逃一旦之命豈其得已哉何言乎重役館驛館夫倍役目者率數十百金逃巡鹽應捕倍役目者率四五十金府縣庫子倍役目者率二三十金司獄司獄卒倍役目者率一二十金一入其中富者破家而貧者亡命豈其初則然哉用度日侈謀求日濫包攬之市棍日肆吏卒之需索日繁耳又況皇木解戶之類倭米大戶之類應者喪魄詼者輒為吐舌哉故今欲革黃冊之弊非調停重役不可非均官民僧道田之則例不可非舉按前數條之積弊不可而大要則在賢有司耳有子產之智則民不能欺有西門豹之威則民不敢欺非此二子而有懇惻為民興利除害之心即不能盡洗而

更之亦可以得十之六乂矣其調停重役語在徭役志中倘採而行之不惟一方之利雖以推之天下可也紹興府志會稽縣知縣張鑑申文　為弊之端有四一則詭粮絶戶蓋某戶本無田無粮也奸人賄書忽寄升斗於上明年倍之後年又倍之積至歲深存者不下十百多則不知其所自来矣二則産去粮存蓋賣田者利於重價將官作民將湖作站摘粮代辦故則不知其所去矣三則三轉一關如趙甲之田本無賣出買入也冊時故為推收一推于錢乙再推于孫丙更轉于李丁而復還本戶或于孫丙而摘粮改多改少或于李丁而摘粮改官改民去者無求而来者無辨矣四則借名脫寔如本戶田粮本無故也忽揑坍毁積荒誣詞告官勘量遍借別處坍塌廢址冒認已業賄勘者揑數回官賄奸書推粮存里始則朦倍終則規脫矣

鹽課

國家開設鹽司非直足國裕邉亦以惠養元元法至一矣其後課者不力罔以給商乃每引暫折銀三錢以畀之比之中納利且數倍成化間廵鹽御史林誠以為利歸于商孰若利歸于國奏以灶丁鹽課一半徵銀解京是謂折色一半存場給客是謂本色夫灶戶所業者鹽

耳不徵鹽而徵銀非私鬻不辨私鬻則奸宄不可盡詰網亦稍疎而鹽政自此壞矣已而有巡鹽應捕之設意在禁奸飭法而覆與奸商為市是又益之蠹也乃復斷以期月程其所捕不如數者罰之出銀以輸歲筭其費非十倍役銀不止又況田野之氓(氓)不習江海率募市滑(猾)充之被紿弄而空家室者十且八九其害可勝言哉謂宜復中掣之初規嚴松鹽之厲禁罷免徭之役歲以額編民壯定其班次與其期日使之分番警捕欺詭宜可少戢即捕不如數而罰銀以償終不至如徭編之甚而亦無負乎鹽司之徵矣

寧波府

分野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各有分星後世說天之學皆因之然皆迄無定據獨僧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其陰陽升降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則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州鳩裨竈(竈)之徒所謂諸國分星詳矣然不及吳越寧波故禹貢揚州之域于春秋為吳越地于分野則始見于周禮鄭玄註曰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於

辰為丑於分野為吳越然則郡之所占蓋斗牛女之次矣晉書星紀起斗十二度比范志一度費直星紀起斗十度比范志一度蔡邕星紀起斗六度比范志多一度終婺女五度比范志減二度終婺女二度比范志多五度一行星紀起斗九度比范志多二度終婺女四度比范志減三度諸說星紀丑分皆不同蓋當時布算之術各有所投故其說各因之然語斗牛女為吳越之分一也班志吳斗分野越牽牛婺女分野此又分星紀為二而吳與越又自有分矣以事應驗之漢桓帝熹平間熒惑入南斗會稽許昭聚衆為亂攻破郡縣此見斗又獻帝建安初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孫策權開江東此見牛女又兼屬吳陳之末有星孛於牽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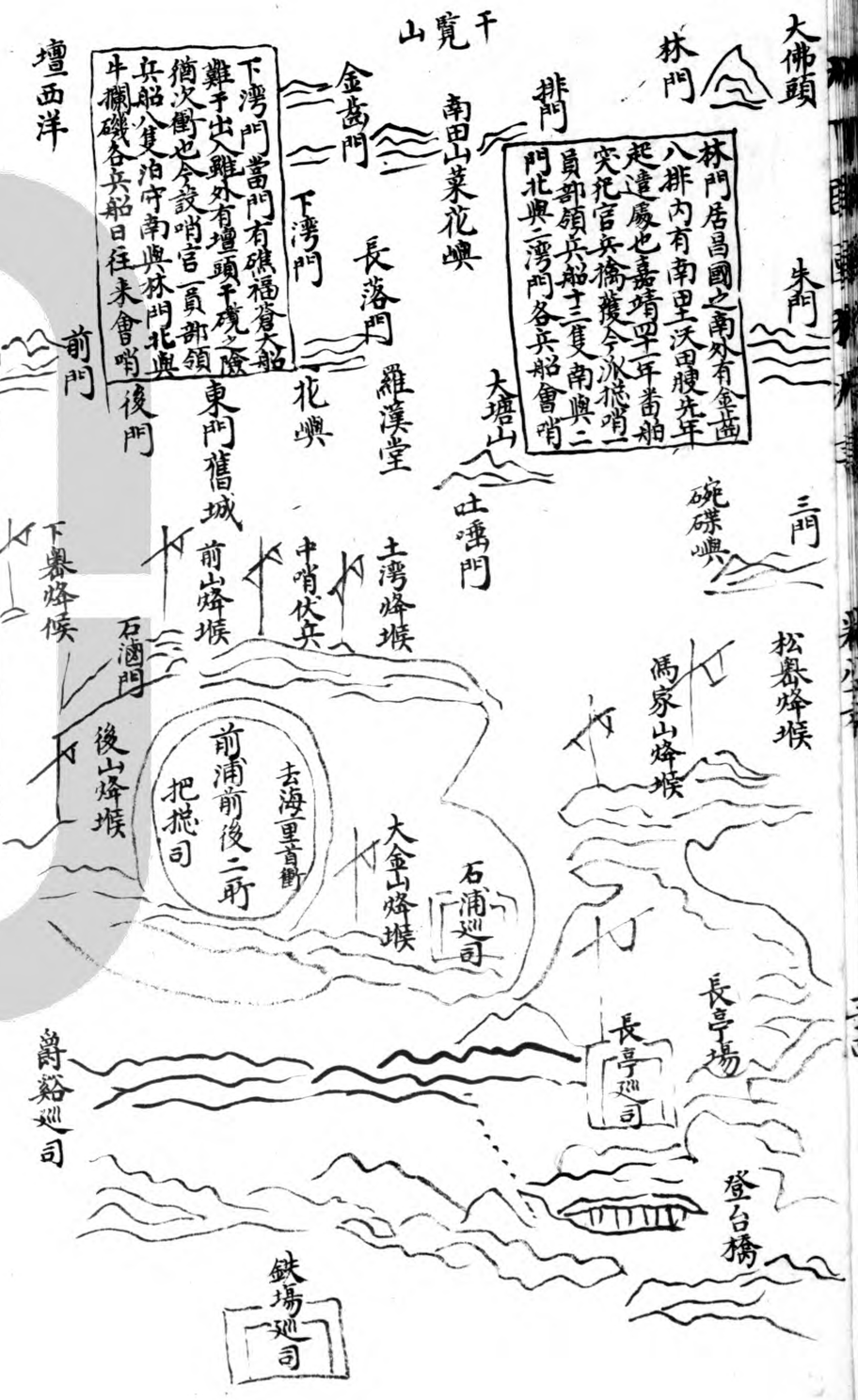
叔寶亡此又牽牛邇嘉靖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兼吳越東南大飢荒是冬及明年春自淮揚大江而南歷蘇松浙東西斗米數百錢道殣相望此斗又兼吳越然則星紀之在吳越又不可分矣春秋越涓歲吳伐之卒受其咎此又寔有所分與班志合然以天官書論之又別有指按遷史天官書歲有贏縮趙舍人曰贏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吳越均在星紀然吳在越北越在吳南豈是時歲之初入通歷北而南吳當其退度而縮越當其進度而贏故越有吳兵卒不使吳涓復而吳因以亡乎此當驗歲之退吳而進越不當言越之涓歲而吳之不涓歲正不可以此而分星紀矣有辨星紀之非吳越者曰吳越南星紀北然以曆家仰儀之理推之仰儀反以觀天取光之所燭為驗則星紀在北而

光燭于南其以吳越當之者從星紀之所燭也春秋元命苞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此又不及斗婺女蓋舉其中牽牛則前後二星皆舉之矣故言吾郡之分星其為星紀也信矣若其他有應星紀而不專于吳越者又有在占吳越而不止於星紀者天官輸歲右轉居丑與斗牽牛俱出東方名曰監德其失次有應見柳旱水晚旱班志亦曰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名曰監德在斗牽牛失次旱水晚旱按二史所見畧同然柳為鶉火荆豫分是星紀又應荆豫又班志孝景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于婺女婺女粤也又為齊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十二月水火合於斗斗吳也又為越按吳越為斗牛固矣然又以女占齊故三年有七國之禍吳膠東膠西淄川齊遂破滅伏尸流血其下孝武建元三年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織女為婺女北星占曰有女變陳皇后廢則女又占後宮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南斗越分越有呂嘉王后之廢漢兵誅南越此又及於南海不止會稽之越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水大溢六月關東大飢琅琊人相食此則南斗亦占齊分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孛牛夏賀良等請改元建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未幾卒有王氏之篡此牽牛又係漢室興亡之運星經北斗

玉衡第六星主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會稽此吳越又應北斗之第六星不止占應紀矣一行所論星紀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登萊又逾南河豫州滑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州北絡盡蒼梧廣西南海廣東古百粵之國又不止一趙佗之粵循是求之自有大司徒保章氏之說而鄭玄所定分星因爲時所謂吳越者自勾吳于越之地言之也周之初淮夷猶在中國之外于吳越直益遠矣虞肇十二禹貢九州則司徒保章之星土宜止此而春秋乃以吳越定星紀是已濁於周禮之初矣況自吳越之外而有一行所陳如斯邈哉哉

及推之遷史班志星經等著而星紀之占又不止吳越吳越之應又不專星紀班志復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三正之始而遷史亦曰斗牛女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此豈星紀之次本有定分而其所關甚大有不限于吳越之區者也若夫北斗玉衡執天之樞九星宜各有分主而吳越亦與丁巳之占豈其他所入之度有深淺緩急而其歲月日次亦有辛壬癸甲久近晨夕之異致乎此固今靈臺司曆者之職而分符治郡者所當躬修而俟應者也子產之言曰天道遠人事邇舍是則吾不知之矣

大佛頭洋海係海門關信地合派哨官員部領兵船八隻泊守南縣靜冦門東北與清門鹽門西北與昌國二所各兵船會哨
三門居林門之南為今匿上將嘉靖三十六年賊船由此登犯官兵追逐今設哨官一員部領兵船十二隻泊守南與大佛頭北與林門各兵船會哨
東西鴉山
空山
沙演山
空山洋
昏山
陀頭山
後沙烽堠
青門
横山
五嶴洋
猫頭烽堠
健跳所汛期軍門請發標下官兵總五百餘員各駐劄本所分哨沿海一帶
健跳所
健跳港
去海五里
黄硃山
正嶼
蔓嶴巡司
寶嶴巡司
青硃山
茶嶴山
越溪巡司
海游務
寧海縣去海里許首衢
缸窑



寧海縣

宋胡融曰寧海水利請之舊矣然皆不得其要領冒爾為之卒無成績且如官莊大嶴竹口梅林九頃田疇開闢雖辨出穀處畎澮洫與夫河渠無可倚賴周世宗顯德中祖令孝孫元祐中本路羅提刑適非不究心於此未踰年歲尋皆廢壞故吾鄉之田凡在路北者凶歲多豐歲少大抵河渠之利獨于蘇湖杭越何則土平水緩勢不湍激故也吾邑界兩山之中春夏溪流暴漲奔放衝突轂如雷霆小小堰堤一掃而盡豈容瀦畜故嘗為之設上策莫如作陂下策莫如浚池相視吾邑土疎

而多沙石山峻而不鉗鏍無逶迤漫泉沮洳大澤可以作陂工策之說不可行矣不得已則有下策耳各以十畝為率問其田凡屬幾主衰其錢買田一畝浚而為池遇旱共以灌溉一應人戶有田在高仰者一依此例推而行之如此則吾邑之地皆成良田矣雖曰下策猶愈於束手而無策者乎